

天主爱我们，这是这个世界给予我的第一个信息，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教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：**耶稣是我们在危难中最坚实的依靠。**

我童年时代一直相信这句话，从不怀疑。我第一次和无神论者的交谈充满了误解，我不太理解不信这件事的人：为什么他们会不接受这样美好的信息？由于宗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，所以我不敢太多地去和不信的人一同去询问和探索这个问题。

我们所信的肯定是真实的吗？

当我慢慢长大，渐渐有了一些比较亲密的基督徒的朋友，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聊聊天，有一天，一个朋友忽然说道：其实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就肯定是真实的呢？我以前读过许多古代

信”和“怀疑”这个词是那么敏感，以至于许多人虽然有疑问，却不敢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，害怕受到大家的责备。

读神学，找答案

我在巴黎留学期间非常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所以一边读语言学专业，准备当教师，一边读神学，希望找到有关的答案。

在神学院里，我第一次学习天主教系统分析圣经的方法，这对于我来说，既新奇，又痛苦。许多我自以为天经地义的教条都在这样的分析之下土崩瓦解。

我有一段时间非常苦恼，因为我的疑问不但没有解决，反而越来越多。

但是这样不断提问，不断思考的过程就如同淘金，沙子不断地漏出去，而越来越凸显的东西常常是金子：最重要的

圣小德兰和哲学家薇依给予的启示

在这两个人身上，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的是，她们对于信仰的追求和她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吻合。她们没有把“理论”和“生活”切割开来，小德兰在修院的生活并不平静，修院就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有矛盾，有竞争，有彼此的和谐…而小德兰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圣女，她有一些孩子气，有一点脆弱，但是她有一种非常清明纯净的目光，能一眼看到天主圣言中最本质的信息：天主的爱和恩典。而在她生活的时代，弥漫在修院，教会的最主要的信息是天主的威严，她在那样的环境中却能生活在爱里，并且将这种爱带给别人。她的书信和作品像在封闭的屋子内打开一扇窗子，让阳光和新鲜空气流进来。给无数生活在恐惧和忧郁失望中的人带

在生活中寻求天主…

天主的话虽然以语言（圣言）的形式传达给我们，但是他的话不是死的文字，而是活泼真实的生命。耶稣的生活方式就是活着的圣言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对神的体验都有不同。小德兰和薇依的生活方式和体验信仰的方式也很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，真诚地寻求天主，过真正有意义的生活。

后来我由于家庭的原因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巴黎，去了美国。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一样的国家，什么样的教派团体都有。有许多独立的基督教团体所传扬的基督信息扭曲了圣经的原意，或者从圣经字面的意思曲解出许多奇怪的教导，和圣经的整体信息完全相悖…我这时才理解在神学院为什么会有许多系统枯燥

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，在不同的神学流派中，看到的问题都有共通的地方。

在思考与争论中挣扎

小德兰的书给予我最大的启示就是，要有一种如同她那样清明纯净的目光，透过一切细枝末节的喋喋不休，直接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最重要的信息。

这些思考和争论有时会伴随教会内部的许多纷争，思考并不是易事，特别在有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其中的时候就更难保持公正清醒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为了保持思考的清明公正，我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，就是不和教会神职人员建立个人关系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对他的教导采取清醒的态度。

这样的方法有它的长处和弊端，长处

重的沙百里神父，说到我的苦恼，沙神父回信道，理论的争论有时会越来越尖锐，但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不要忘记爱，而且耶稣就是道路，真理和生命，要像他那样做…

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，沙神父有一次开玩笑地告诉我，在法国的传统中，对于理论问题的热情有时会使人进入狂热的状态，采取极端的做法，这和中国传统很不一样。中国人喜欢和谐，不愿意当面反驳别人的看法，很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照顾别人的面子。这两种文化都有长处，需要在尊重别人和坚持真理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。

同时，他告诉我，永远不要参与和真理无关的争竞，不论这样的争竞多么有诱惑力…

这是多么地难啊！我必须诚实地说，我们的血液中永远有一种本能，不愿意爱自己天性不喜爱的人，而且在辩论中希望自己是更有道理的一方，而且我们无论是谁，其实都是有缺陷的人，没有人能像天主一样，毫无私心，从不为自己考虑。我们行事为人，有时并不比无神论者或者信其他宗教的人好到哪里去！而且许多基督徒因为有信仰，不自觉地以为自己肯定比别人好，这种态度使他们高傲自大，听不见别人合理的意见，在社会上不受欢迎…这一切，不是天主的错，而是人类自己的问题。

但是同时我们的确也在有关圣经的讨论中更深地认识了对方，知道了许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我们应该懂得掌握最主要的原则，在合适的时候懂得让步，在重要的问题上有勇气坚持，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有爱对方的心，不论他的观点是否和自己相同…只要有追寻真理的心，观点不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。

耶稣是最坚实的依靠

这些事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。父母在我童年时代的教导：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耶稣是最坚实的依靠…这句话是真实的。

真的，耶稣就是依靠，在我们头脑发热的时候，当我们无法宽恕自己和别人的错误的时候，当我们感到孤单没有知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受到误解或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，当我们迷惑无助的时候，耶稣就是最坚实的依靠…

孙基立
jilisun@hotmail.com



哲学家薇依



圣女小德兰

宗教的神话故事，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是真的呢！

其实这个问题也有时在我自己的心中徘徊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无神论教育，我们在课堂上的疑问有时也会带回家里问一问父母。父母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，世界上有许多学问，但是这些学问都是常常改变的。而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。

但是父母并不能完全回答我的疑问。而且当我和一些喜爱思考的无神论者交谈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很有道理的，而我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想过自己的信仰。

这样的疑问越来越多。我很希望能找一些真正能明白我的问题的人去谈一谈。

我也逐渐发现，在教会的内部，“不

信息。

在那段时间，我常常读里修小德兰的自传，凡是她写的，我都非常喜欢。可能是因为神学院中那种如同手术刀一般的分析方法虽然对我有益，但是有时弄得我疲惫不堪，我需要一个活生生的，有感情，有爱的神，而在小德兰的书信中，神是那样地仁慈和真实，她的写作风格又是那么可爱，有幽默感，这我在枯燥的文本分析中能呼吸，有快乐。让我想起那些艰深难懂的历史资料，神学著作，针锋相对的辩论的背后，有一位以恩慈的目光看着我们的天主。

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薇依(Simone Weil)的书信集。我钦佩她对于真理执着和诚实不懈的追求。

来安慰。

而薇依的作品则完全不同，这位天才的犹太女哲学家以非常有逻辑性，极有力量的方式提出问题，思考问题，她的许多疑问并没有解决，但是从她提出的问题和她的生活都在告诉我们，她并不是在进行“哲学游戏”，或者“高雅的思辨训练”，对于受压迫和歧视的人群的关注使她的内心深处一直躁动不安，她提出的问题对她来说，几乎和她的生命存留与否一样重要。她离开哲学教师的职位，和工厂工人生活在一起，在二战最艰苦期间，要求和被占领区的人领取同等分量的食物，拒绝了她身体极其需要的粮食，使本来就很不健康的她在三十四岁的英年逝去…她的思考就是她的生活，她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的文本分析训练，这样才可能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中有能力分辨真理。

但是同时，这样的文本分析训练不能成为一种像下棋一样的文字游戏，圣经学者应该有真正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，这样才有可能带领别人追寻生命的意义。神职人员是学者，更应该是牧人，是对身边生活的每一个人有真正的责任感的人，就如同薇依那样。

我自己出生的家庭是新教家庭，新教（基督教）和天主教之间也有许多理论上争论。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，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角度上阐述同样的道理。在新教的教会，也有一些神学的流派特别强调天主的威严，和小德兰生活的时代的天主教会类似之处，而小德兰的神学和新教的传统：强调天主的恩典，也有非常类似的地方。我们在不

显而易见，弊端就是，我自己也需要有一种彼此信任氛围之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而如果没有一种个人的关系，我们很难在友好的气氛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而且当我们不太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对于他的一些想法和表达方式也很容易产生误解。

在一些争论中，天主的圣言在人的嘴里渐渐失去了爱和公义的味道，成为了尖锐的武器，甚至杀人的工具。在历史上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事都从这里开始。但是同时，对于原则性错误的一味姑息纵容，不敢作声，也会引起巨大的灾难。信奉天主的人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到底应该如何自处？

在争论中不要忘记爱

我曾经在这段时期写信给我非常敬